

黄瓜鲜了！七月的黄瓜！
我可不是在说梦话。比方说，人在上海，当然不会感叹太阳的温暖。瑞典纬度高，也就珍惜艳阳。稀罕一根黄瓜，也是同理。摆在超市货架上，一根根被一层透明塑料封好，四季里，外观看不出多大差别，都绿，都会干净。每一次路过，我会下意识拿下一根放进购物车。然而春秋的黄瓜须加调料，恒顺香醋或巴萨米克醋，盐、糖、蒜或别的什么，总之得加，否则实在无味。冬天有南欧的黄瓜，也是不碰为好了。

瑞典人钟爱本国农产品，因为安心，奈何本地阳光唯夏日充足。七月初的黄瓜，切开，里头竟也绿了。黄瓜品种有细微差异，高挂的一块小黑板上总写

瓜心的绿就略有浓淡之分。但只要在砧板上切开它们，都能闻到扑鼻的新鲜浓香，咬下去又脆又甜。

黄瓜鲜，土豆香

(瑞典)王 晔

调料便只会糟践原汁原味。是夏天的阳光让黄瓜终于鲜了。
我们马尔默市近年冒出一家人气店，开在最富活力也最时尚的两个街区。店面不出五十平方米，堂吃兼外卖的餐馆摆出咖啡店的休闲格局。上世纪60年代的哥本哈根皇家瓷碟被淘来摆放面包，灯盏是旧瓷器和灯泡的组合。料理口味倡导一种理念：用当季原生态食材烹调，更自然、更鲜美。店内高挂的一块小黑板上总写

着四五个菜名，另配素食和儿童料理各一款。这几日的菜单就包含南法风味三文鱼鲜虾罗勒蒜香浓汤；意大利风白葡萄酒炖鸡，兼炖西红柿、西葫芦、配土豆、芝麻菜和帕马森干酪；瑞典肉丸配黄瓜奶油、越橘和土豆。等到秋风一吹，韩式拌饭及瑞典风野猪肉、鹿肉料理便一登场。饮料是来自本省农庄的原生态苹果汁、苹果酒、西洋接木骨花果汁等。
季节里有什么烧什么，原本理所当然，何须提倡。不这样，又能怎么着，回溯三十年，谁又会奢望冬天里吃上西瓜。反季节食品却出现了，是人定胜天，让人狂喜。然而，至少在瑞典，黄瓜在夏天才鲜——是我切身体验着的事实。

某些食物，非到那时节才吃得着，才去吃，这情境在瑞典还看得见。五月才彻底解冻的地里，要等到六月中旬的仲夏节方有新鲜土豆和第一批草莓成熟。鹤鹑蛋似的小土豆，一口一个，甜而糯。瑞典产草莓装在一公升的纸盒里，时价约五十克朗，顾客也都认了。仲夏节前夜的晚餐，必得新土豆就鲱鱼，外加草莓甜点。过了这时节，土豆不再小，皮不再吹弹可破，没了那股子通透；个头大了，光泽退了、越发暗淡，灰了、冷了——需烹调术了。
错乱了——如花儿兴冲冲钻出地面又遇倒春寒，再不能缩回去——不容易好。按时令之序享用食物，比由着性子在超市里捡到篮里都是菜，种类少些，也不至于不够吃。

略数瑞典蔬菜的时节。黄瓜果然是七到九月；芦笋，四到六月；西红柿，六到九月；绿色、紫色或白色的花椰菜在六到十月；西葫芦和西兰花都在六到十月；玉米，从八月到九月；欧芹，从五月到十月；南瓜从八月到十一月，等等。
十二个月里，大自然有不同的馈赠。例如五月是芦笋之月，小菠菜和各类色拉菜更绿了，韭蒜也是；八月，海螵蛸在西海岸出产，黑莓和越橘，玉

1975年，吉林省九台县。一位姓韩的小伙子从县青年干部培训班结业了。结业之际，班上要求每位学员做一项社会调查：下乡走访村民家庭。派给小伙子走访对象，是距县城二十公里外一个自然村的五六十户人家。
一个晴朗的秋日，小伙子背起挎包早早出发，挨门挨户访贫问苦。薄暮时分，只剩下五户人家。五户人家住的地方叫小北沟，坐北朝南，三面环山。东山坡一家，北山脚两家，西山坡一家，正中一家，都是草房。小伙子沿着有牛车辙和羊粪蛋的土路前行。时值初秋，路右侧几垄秋白菜稀稀拉拉尚未覆垄，左侧密密麻麻一大片玉米，腰间玉米棒已蹿出了红缨。玉米田再往前，有一小块方方正正的矮林高粱地。一条很短的羊肠小道从地头往西伸去，尽头是一棵很有年头的歪脖子槐树，树下一条宽些的沙石坡路同小道呈直角通向一座草房。
绿树，斜阳，光影斑驳。小伙子放慢脚步走进院子。一位四十岁光

米和早熟的南瓜上了桌，还可以有松鸡、野雁和狍鹿；九月是收获季，苹果熟了，梨、欧李、沙棘也是，白菜和豆子，龙虾、鱼子酱和鲱鱼正鲜；十月，欢养的猪羊经过一夏天的欢快觅食，肉正香，森林里金黄的鸡油菌等着人发现……

顺着时节流向，按果蔬和鱼肉成熟期选购和食用，吃得饱，吃得美。还不解馋，就等时节转回，满足感更大，等值得。
然而，一年四季，超市里都有各种莓子，鸡鸭鱼肉，包括中国毛豆和蚕豆在内的各类蔬菜——冷冻或新鲜。跨季陈列给别人什么感受，无从得知，但它至少钝化了我的知觉：对于最自然而鲜美的时节的知觉。

曾经眼看着后院那一棵老樱桃树五月里开花，六月底长出果子，七月里果子从粉色、橙色到赭色。我估摸着差不多了，又疑惑紫翅椋鸟和乌鸫在这一年里怎还没有成群地飞来。摘下一颗塞进嘴里，果然欠一丝甜度，多一丝酸度。几天后的一个清晨，樱桃树上卷起旋风，聒噪和颤动，鸟群从天而落了，樱桃熟了！鸟儿们从来都是弹无虚发的。我猜它们躲在邻近的白桦枝叶里“察言观色”，分析“路过”的其他鸟儿和昆虫在樱桃上的

那个抄古诗的男孩

林少华

景的妇女正好开门出来，赶紧把陌生的客人迎进屋子。四间屋子的西屋。屋子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和摆设，迎窗是一铺炕，裸土地板，房梁上垂下的电灯泡，完全可以说是家徒四壁。和他走访的多数农家不同的是，四壁都贴着报纸。尤其引起这位喜欢文学的小伙子注意的，是报纸上居然有毛笔抄写的古诗。当时，古诗十分罕见。于是小伙子问眼前墙上的诗是谁抄写的。“我大儿子。”女主人回答。小伙子又问你大儿子是做什么的呢？“上大学去了。”小伙子吃了一惊：大学？哪儿的大学？“长春，吉林大学。”小伙子这才细看眼前这位农妇：身材瘦削，面色苍白，皱纹明显，但眉目清秀。衣着极为普通，甚至打了补丁，但相当整洁。忧郁的神情透出几分类似执着和坚毅的东西。



秋风起 (中国画) 老树

简单生活

赵玉龙

我并不比田野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；我并不比一张豆叶，一枝杂酱草，或一只马蝇，或一只大黄蜂更孤独；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融雪，或新屋中的一只蜘蛛更孤独。因为大自然是我孤独的屏障。
有时，我像一朵无名的野花，找不到风的方向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乡村里我适宜去做什么。
最后我发现，是乡村在抵触我，或者说是在抵触乡村。就像一对不能和解的父子，我是多么地热爱乡村，但我却要远离它。



成为一个空架子。市百一店迁入新址前，将商场内部全部修整一新。“湖绿色的平顶上，挂上了两排富有民族色彩的宫灯；一只红光四射的大五角星在商场中央闪闪发光。数十只通风电扇将在四壁日夜转动，使商场内的空气保持新鲜。还设有三个顾客休憩处，这里有一百五十个座位，旁边摆有美丽的盆景。”
商店设有14个售货部门，两万多种货物，有530多位职工为顾客服务。
为了方便机关、工厂职工和市民购物，商店试行“两班制”延长营业时间，从原来的上午十时至下午六时，改为上午八时至晚八时。开张首日特地选在星期一，有意识地避免周末的拥挤，可没想到拥挤情况较以往试营业时更甚，顾客中一般市民比例增大了，市郊农民来了，外国游客也不少，

“我们自己的商店”

张 鼎

后来，为了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要求，市百一店于1953年9月28日迁到南京东路西藏路口扩大营业。该址曾是著名的大新公司所在地。大新公司由澳大利亚华侨蔡昌于1936年创办，以建筑优美、设施完备、商场宽敞、布局新颖而逐渐在四大公司中成为后来居上的一家百货公司。1947年，蔡昌携全家定居香港，逐步将上海资金抽出，使得大新公司慢慢

“小时候听父母聊天，出现最多的对话就是：什么东没了嘛，钢精锅，去中百一店买呀……如果中百一店没有，爸爸就会对妈妈说，中百一店没有就算了，等它到货，其他地方不用看了。”上海作家记者胡展奋口中的“中百一店”，就是上海人家喻户晓的市百一店。
市百一店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10月的“公营上海市日用品公司门市部”，坐落在南京东路627号永安大厦内。1952年正式定名为国营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，简称“市百一店”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大型国有百货零售企业，市百一店被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切地称为“我们自己的商店”。
市百一店开业后，以与沪上商店完全不同的面貌迎客，不做广告，营业员胸前挂工号牌，接待顾客称同志，陈列的商品全部明码标价，柜上设顾客留言簿，听取顾客意见。以上种种



弄堂

弄堂，是老上海抹不去的记忆，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。弄堂文化成就了上海人特有的气质。

老城厢在人民路、中华路间的环城园路之内，大约两平方公里。记得小时候贯穿东西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方浜路，东起小东门，西至小北门。一条是复兴东路，东起大东门，南到老西门。都是弹丸路，曲曲弯弯十分狭窄。南北走向没有主路，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辟通河南南路，当年称南北干道。从此老城厢范围内第一次有了公共交通，走66路公共汽车。通车的头几年还是石子路面，老城厢没有柏油马路，到七十年代才铺上沥青。所以，在上海长大的，尤其是老城厢的居民都称自己是弄堂里长大的。

说到老城厢，比较成规模的石库门弄堂有大境路北侧的“开明里”，红砖、洋瓦、黑漆石廊大门。我在大境路小学念书，不少同学住在“开明里”当年小学是两部制，上午上课，下午到同学家做作业，自然十分熟悉。幸运的是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居然奇迹般的保留了下来。还有就是露香园路西面的“总弄”也是石库门弄堂。因为规模大，分总弄、支弄。总弄与开明里不同，山墙用青砖，弄堂更宽阔，不过它没有开明里那样幸运，已荡然无存。我中学在总弄附近，如今也被改造了，偶然经过总会有点伤感。地处尚文路南侧的龙门邨，是老城厢最酷的弄堂。近二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在当年是十分气派的。每幢建筑姿态各异，有苏格兰式、西班牙式，有小院、有落地窗，还有大卫生。当年上海喊三轮车，只要说去龙门邨，车夫没有勿晓得呢。

小辰光喜欢穿弄堂。穿过西仓桥街是小桃园清真寺，一座西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。穿过天灯弄就是书隐楼，曾经是江南三大藏书楼之一，后被郭万丰船号收购，现为郭家私产。穿过乔家路就是九间堂，是徐光启故居，边上一条小路因此取名光启路。穿过学前街就是文庙，周围的蓬莱市场有刻纸花，斗蟋蟀是小朋友最爱去的地方。穿过水泰岭街就是慈修庵，据说早年芝黄氏家庵，曾经改建为梨园公所，现为上海佛学院尼众班学修场所。有道是大隐隐于市，老城厢弄堂里有着说不完的故事。
还有就是上海弄堂里的叫卖声，近年来很时兴，被搬上了舞台。所谓大俗大雅。回想起来：冬夜，浦东娘叫“长锭、长锭”叫卖声中一种凄楚；深秋，“桂花赤豆糕，白糖莲心粥”里透出一份暖意；夏日，“棒冰吃棒冰，光明牌棒冰”使人顿觉清凉；入梅，“阿有环额洋伞修，阿有环额套鞋修”令人惆怅。这大概就是属于上海人的乡愁吧。其实弄堂里叫卖声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情绪。
留不住的是岁月，留住的是乡愁。